

长篇小说

背叛

背叛 不仅仅是爱情 还有友情和亲情
背叛 不仅仅是家庭 还有世俗和人性

孙彦良 著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离经叛道的徐刚，人过中年弃官从商，却在背叛的途中经历着夫妻间的分分合合、商场中的跌宕沉浮、权与色的无限诱惑，更因他的气盛轻狂，牵扯出了父亲徐正隐藏在婚姻面具下的背叛……掀开神秘面纱的宅院里，掩盖着怎样的“社会”；吵吵闹闹的两代关系中，貌合神离的夫妻恩怨里，谁能察觉埋藏在情感背后的勾心斗角，谁又能理清夹杂着爱恨情仇的是非。男和女的世界里，谁的背叛能得到救赎，谁的背叛会走向终结。他们都是在逃离了原有的处境后，又来到另一个不堪的境地。当一切落幕，才明白谁都不是生活中的智者，不是拯救世俗的圣人，他们和我们都是生活在尘世中的普通人，不断完成着自我的背叛和救赎。

爱情没有刻度 而婚姻有

长 篇 小 说

背 叛

孙彦良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叛 / 孙彦良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
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034 - 3726 - 7

I. ①背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7566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.5 字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人 物 表

- 徐 正——59 岁 徐正信息公司董事长
- 刘 独——58 岁 徐正妻子 退休干部
- 白 达——58 岁 白达集团董事长
- 徐 刚——39 岁 徐正二儿子 机关干部 辞职下海经商
- 黄 与——65 岁 徐刚岳父 大学教授
- 黄 花——39 岁 徐刚妻子 公司职员
- 白 丽——36 岁 徐刚情人 大龄单身 白达女儿 白达集团总经理
- 吴 耐——33 岁 徐正小三 职员
- 徐芝、徐蓉——徐刚与黄花的两个女儿 分别 18 岁、5 岁
- 吴 州——两岁半 徐正与吴耐的私生子

目 录

第一部 纠结

一、男人是冒险动物	3
二、鲁莽的代价	19
三、替罪羊	34
四、风景那边儿	47
五、黄昏早恋	60

第二部 猜忌

六、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	73
七、暗示	83
八、少女伤	94
九、复婚剩菜	99
十、祸起萧墙	119

第三部 妥协

十一、梦的解析	135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十二、无中生有	160
十三、蛛丝马迹	165
十四、现实是发生的存在	178
十五、引狼入室	186

第四部 幻灭

十六、腐蚀	209
十七、童贞萌芽	227
十八、瘟疫	253
十九、复仇主义者	267
二十、休止符	276

第一部 纠 结

男人是冒险动物

鲁莽的代价

替罪羊

风景那边儿

黄昏早恋

一、男人是冒险动物

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浮躁的城市,没有人肯安分守己。作为男人,要么当官,要么做富人,两者都不沾,就是个失败者。

步入中年却自忖一事无成的公务员徐刚,尽管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,却不承认是永远的失败者。他内心轻狂而固执,像个永远也长不大的青年人,终于在虎年春天的这个下午,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做了十年的乏味的工作岗位,有点儿趾高气扬,有点儿颐指气使,好像要去做比尔·盖茨。他对同事信誓旦旦地扬言:

“给我时间,我给你们一个瞠目结舌的未来!”

他的离开,不是简单的告假,而是辞职了;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,而是久经考量,深思熟虑。这意味着,他放弃了养尊处优的公务员身份,成为自由人了。只是他城府深得密不透风,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。

起初,他的秃头局长还进行了象征性的劝阻和挽留,仿佛偌大个执法局缺他不可,急得徐刚只差跪下了。后来局长却也急得什么似的,主动张罗办他的离职手续,唯恐他后悔,变了主意,丢了这个空缺,少了填补人情的机会。

徐刚虽然心知肚明,却也郑重其事地感谢局长的知遇之恩,然后单独和做局出纳的同学王进行一次非正式告别,这是他离开单位的唯一牵挂。在同学王的办公室外,他大胆地抱了下她,说:

“你是我的梦中情人,永远永远。”

同学王是个开朗的人,故意咯咯地笑出声来,引得科室里有人探

头探脑往外张望。徐刚忙拉开距离,说:“这回,我是真的走了。”

“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你的性格的确不适合在这里混。”同学王收起笑容,仿佛收回欠条,长叹一口气,“往前想二十年,往后想二十年,你会发现,一切的工作全是重复,吾辈与长辈,大同小异,味同嚼蜡,真的没什么意思。人终归要死,人终归要面对分离。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离开,是大智之举。”

徐刚得到怂恿,有点飘飘然。“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,尤其是你。”

同学王又咯咯好听地笑着,把欠条又还回来,解释道:“其实,你也不要想太多,孩子似的那么认真。许多表面现象就是现象,不会是真实的。因为要分开了,我可以真实地告诉你——别怪我——这么些年,其实,我从来没有全身心地喜欢过你。”

徐刚大吃一惊,结巴地反问:“那你,你为什么还对我关心备至?”

“男人喜欢女人,女人也喜欢男人。男人能心猿意马,女人也会——见异思迁。”

徐刚一摆手,类似于再见和扇嘴巴之间的动作。不想再尴尬下去,有种一脚踩空了的感觉。想这女人真的深不可测,古人说的不假。就穿过空阔的走廊,走进街道上的阳光里。

脸被阳光照得火辣辣的。

遭到中意女人的奚落,像蚊子叮过,红肿并伴着刺痒。

徐刚没说,其实内心明白,自己对她也未动过真感情,无非是逢场作戏,玩玩而已。只是因为玩得不够高明,人家根本就没有流露出一丝儿惋惜或依依不舍,哪怕装模作样,他也会原谅。

他揣着这份不快,在单位四周开车转了两圈儿,才清醒了大半。“一切都结束了。”他对自己说,“她这会儿才想起忠贞来,也不晚。”

可是,气还是会生的。尤其女人的那份儿轻浮和高傲,有点儿不可理喻。回到家里,失意的感觉还在胸里窝着,便有些心不在焉,手足无措,不知道做什么好,满脑子是同学王的冷漠。几次努力默念“阿

弥陀佛”后,才稍稍平静些,情绪复杂地望着妻子黄花忙碌的背影,苦苦思索着一个棘手的问题:

“我如何和老婆挑明呢?”

挑明就是摊牌。

他已经步入无业游民的行列,一时拿不定主意,不知道先提出离婚,还是先告诉她自己辞职的事儿。提出辞职,肯定会导致离婚,这样省着闹,造成混乱;倘若先提出离婚,再告诉辞职的事儿,显得不伦不类,如同下棋走错了顺序,也会满盘皆输。

“有事儿说吧,别像蹲茅坑似的。”

黄花和他这样说话,早没有了温柔,和所有度过爱情保鲜期的夫妇一样。但是女人是敏感动物,感觉到丈夫犹犹豫豫、欲言又止的样子,就知道有戏,只是不知又会是哪一出。

“你不觉得,我比较安静吗?”他无厘头地问。他的额头沁出一层汗珠,在太阳穴洼陷处形成一次小涡流。

黄花在陪五岁的小女儿写作业,不经意地抬起头,疑惑地盯视着他,问:“你又怎么了?又有什么事儿了?”

徐刚边用纸巾擦拭额头,边有点儿口吃地说:“也没啥事儿。就是——我再不用上班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黄花瞪起三角眼,目光有点儿分散。

“我已经辞职了。”

“受处分了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辞什么职?”

“我干够了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?”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你有病吗?”

“是的，我有病！”

徐刚说完，像个逃兵一样快速钻进书房，装模作样地整理项目资料去了。

众所周知，公务员这个职业温湿度适宜，适合懒虫生存。高工资，福利好，升迁快，有保障，躺在市财政这个饭碗上，可以吃喝一辈子，衣食无忧，直到老死。

徐刚并不呆笨，早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地位、金钱和美色的诱惑，然而官爵需要官运，犹如百家乐大转盘，要靠点运气成分在里面。徐刚的脑袋却一根筋，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官场，既不油滑也不钻营，距离世俗远远的，难免在人事竞争中掉了队。前不久，他忽然迷上了财富，手捧着大部头的金融巨著，心潮澎湃，尤其有一天遇到了过去的同事白丽，如今已经是亿万富姐，向他抛来了橄榄枝，送给他一本其父的白达集团成功传记——《横空出世》。他如信徒手捧《圣经》，日夜研读，钦佩得五体投地，觉得自己也可以被写进里面，人生除了消耗财富，还可以创造财富。因此以为，创业才是活着的第一要务、生命的真正意义。

于是，在所有人纷纷往公务员这条华荣道上挤的时候，徐刚反其道而行之，做了次官场的叛逆者。

一家人都聚了来，试图说服他，他躲不过，就痴狂地声明说：“大家就不要煞费苦心，费唾沫了，因为辞职已成事实！”

母亲刘独恨得牙根痒痒地问：“没有回旋余地了？”

“没有了。我没想给自己留任何余地，这叫破釜沉舟。”

“你要干吗？要开飞机撞世贸大厦吗？”黄花讥讽道。

父亲徐正一直在揣摩着儿子的动机，也百思不得其解，淡淡地问：“说实话，有什么麻烦事儿吗？”

“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只是在机关坐够了，觉得我生命的未来时光有限，在逐渐缩短。在这短暂时光消失前，我总得做出件轰轰烈烈的

大事来，才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回。”

徐正强作生硬地说：“太平盛世无英杰。你还是收起你的那套不切实际的梦想，好好生活吧。”

“我已经很务实了。我在选择一条我喜欢的、适合我发展的、属于我的道路。”

徐刚一字一板地说完，再没有耐心解释下去。他自小就是个行为古怪的人，所做的一些事情，往往出人意料。他一向叛逆，没有一条道是按照父亲设计走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自己只是父亲的副产品，尚算不得劣质品，父亲的另两个优质品——大哥和小弟，都相继出国定居了。

徐正自恃与徐刚的秃头局长关系不一般，就给局长打电话，求他给徐刚个机会，再考虑一下。不想局长语重心长地解释道：“人事部门已经批准了。我也劝过，可是小刚辞职心切，恐怕木已成舟，无能为力了。”

被并不委婉地回绝，说明孩子已经脱离了那个肌体。徐正脸上不好看，只得刨根问底：“小刚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未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是出国，做白达集团驻 CC 国的 CEO。您不用担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黄花一听，泪水哗地一下子就淌下来，是对一无所知的愤恨，用拳头击打丈夫的胸脯，喊道：“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！你脑袋有病！”然后把书摔在地上，就世界末日般地开车回娘家去了。

借此机会，徐刚指认黄花的无礼行为，并郑重其事地提出了离婚的想法。虽然早有离婚的苗头，但正式提出，还是让大家震惊。

在父亲徐正一再逼问下，徐刚才坦白，他曾经无聊得试图自杀过三次。倒不是真想自杀，而是尝试一下自杀时利器割过肌肤所发生的撕裂声，以及肌肉抽搐时产生的快感，才悟出一点——自由和自杀是同一概念，只是在说明两个事件而已。

“更深一层的原因呢？”徐正也觉得问题严重起来，试探着问。

徐刚如实回答：“老爸应该知道，我不是个安分的人。”

儿子不安分，徐正倒知道，不但不安分，还固执己见，认准的道儿，十头牛也拉不回。徐正给当市长的兵团战友打电话，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。市长在电话里笑话他有这么个傻儿子，准是探亲时避孕药没顶用，产生了不良反应，后遗症。

开隐私的玩笑，一般不是知己也似知己。

第二天一早，市长秘书就来电话，请徐刚去市长办公室。皇帝钦点，妙不可言。徐正来了精神，老伴儿刘独也激动，嚷着心脏病要犯。只有徐刚，不以为然，无动于衷，倒劝母亲不要奢望太多，否则会旧病复发。

市长好用。一纸批条，就把徐刚“送”进贸易局的一个科室，又做起了科员。

徐刚一见这套喝茶看报上网玩游戏的现代化办公设施，头大了一圈儿，条件反射地后退着。格局如此熟悉，俨然是原来办公室的翻版，他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接他的常务副局长大夸他的老成，人到中年，是个踏实的好年龄，然后就礼貌地告辞了。弦外之音，这么大年岁才熬到副科。

陪他的是欧洲处袁处长，竟然是名高配的正处级员，一位窈窕淑女，长相一般，穿着却有些露点。徐刚心生厌恶，借问询情况的时候，把手伸进她的前胸。本来期望她大喊大叫，然后把他扭送派出所，轰出贸易局，声名狼藉，一败涂地。不承想，这个女子久经沙场，事先了解了这个新来的主儿背景是大市长，多了一个未来权力的预约者和合作伙伴，自然殷勤，竟然忸怩着，把嘴抿得比啤酒瓶盖儿还紧，不肯大声呼救，还装模作样地躲闪着说：

“徐副科长喝酒了？这酒气，真大！您先歇着吧。”

徐刚紧张得脸红，确实像喝了不少酒。他的酒气丁点儿没有，火



徐刚把手伸进袁处长的前胸。她竟然忸怩着，把嘴抵得比啤酒盖儿还紧，不肯大声呼救。

气却盛，本来指望像鼓到极限的气球，瞬间爆炸，却让她这句软得无骨的话儿，刺了一下，气就泄了。

他还想照她屁股摸一把，伸到一半儿，就收住了，觉得计划破产比精神崩溃还难受。

徐刚勉强上了一天班，只做了摸乳房这么一件蠢事。

期待着遭到谴责和侮辱，却发现机关里风平浪静，没起一丝儿波澜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全然不觉。并不美丽的袁处长，这个和自己有过瞬间肌肤之亲的可爱女子，竟然在下班的时候，给他送来了一套办公用品，脚步迟疑了一下，吓得徐刚头抵到桌面，不敢正眼看人。斜睨却见用品堆里有包安全套，没人时一捏，却是透明胶带。

熬到所有人走光了，徐刚才独自一人开车回家，在院外，却被人拦在路口。徐刚一看，这是个很健壮的青年男子，身后站着三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，杀气腾腾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淡定地问。

“你挺色啊！”

徐刚精神一振，手有些发烫，那个女处长的湿滑感觉还在，眼光折了一半儿在地上。然而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料他们不敢对自己怎样，就依然傲慢，以更冲的语气反问：“女人不是玩的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你是谁跟我有关系吗？”

一句话，果然把小伙子激怒了，把他拽出驾驶室，一腿踢在他的要害处。他蹲坐在地上，叫道：“我还没结婚，你想让我断子绝孙吗？”

又有几脚飞向他，面门数次中招和鼻血横流，在所难免。

“我废了你！”

小伙子叫嚣着，抽出水果刀，就把他的牛仔裤从腰割到底儿。

徐刚从昏迷中醒来，才记起惨遭侮辱的事儿。

一摸下身，并没有丢失什么，也没有器官被摘除，只感觉浑身疼